

司马公神道碑

释注

● 刘舒侠 释注

山西人民出版社



宋故正議大夫守尚書左
 僕射師達封溫國公諡文
 忠公
 上即位之三年
 自重和言人過中國無事
 兵不戰示以形勢不數月
 得一夕遁去而西卷元征
 而今歲之秋積雨弥月河
 漢而其所以問臣戰
 景德間也或以問臣戰
 之吉無不利孔子曰天之
 利令
 矣何以知其然也曰公以
 之士大夫知之可也農商
 之在陋巷粟然如屈原之
 名者雖愚無知如婦人德

司馬公神道碑

○ 刘舒侠
释注

山西人民出版社

释注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责 编:董智敏
复 审:石凌虚
终 审:张彦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司马公神道碑释注/刘书侠著. —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 2003.1
ISBN 7-203-04686-9

I. 司... II. 刘... III. ①司马光(1019~1086)
—人物评论②中国—古代史—史料—北宋
IV. K827=441②K244.0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2)第085866号

司马公神道碑释注

刘书侠 著

*

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030012 太原市建设南路15号 0351-4922102

<http://www.sxep.com.cn> E-mail: sxep@sx.cei.gov.cn

新华书店经销

山西省美术印刷厂印刷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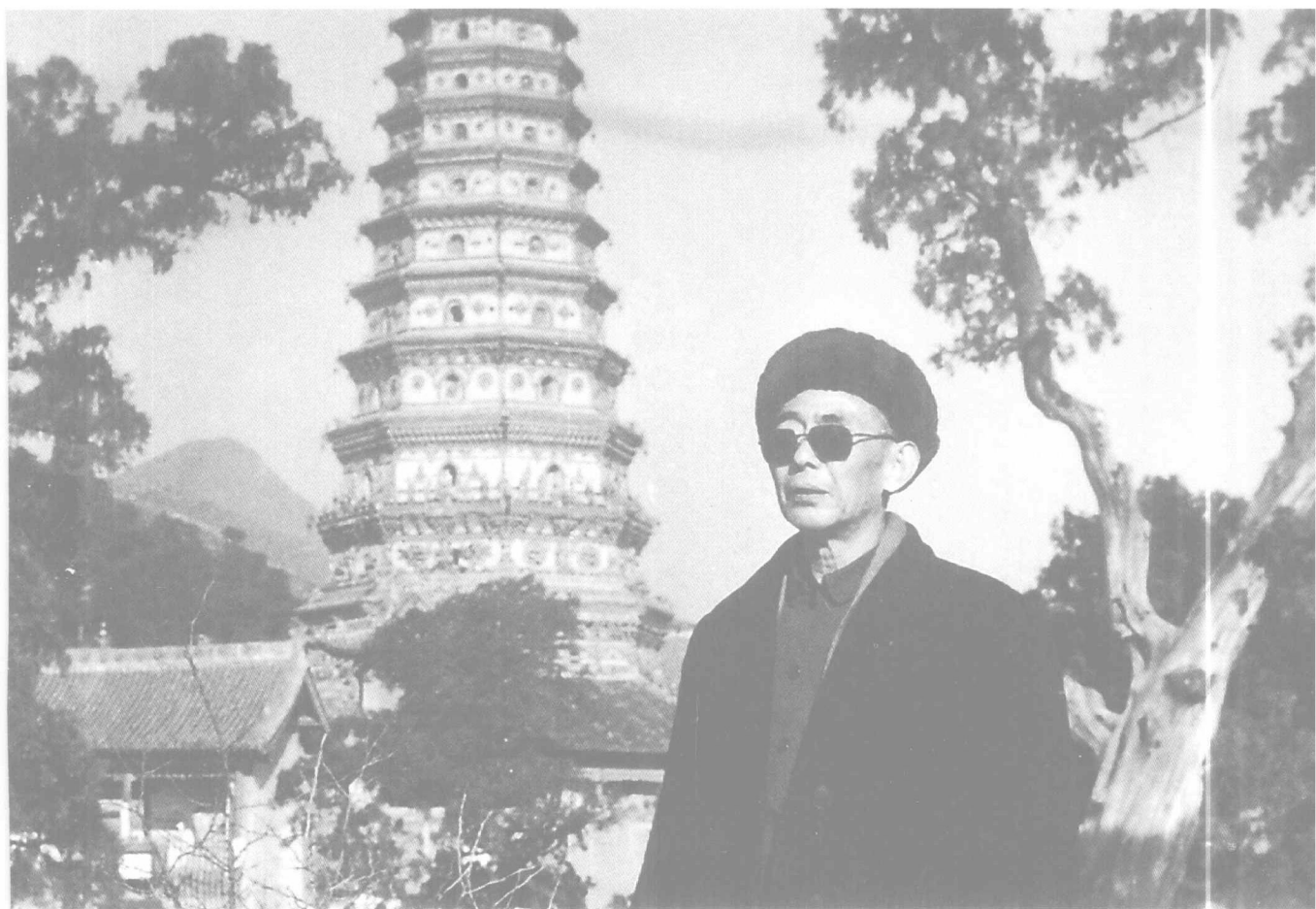
开本:787×1092 1/16 印张:5.75 字数:50千字

2003年1月第1版 2003年1月太原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册

*

ISBN 7-203-04686-9
K·293 定价:18.00元



○ 刘舒侠同志于洪洞广胜寺留影

作者简介

刘舒侠(1914-2000),山西临汾市人。1935年参加革命。数十年来,他无论在长期的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新中国成立后,长期担任党的宣传和文化教育战线的领导工作中,都为党的事业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刘舒侠同志治学严谨,勤奋好学,刻苦钻研,广闻博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学、古典文学、文物考古和历史学等学科均有深入的研究、精深的造诣和真知灼见。离休之后,依然潜心研究三晋文化,关注全省文物事业的发展。他不顾年老体衰,跋山涉水,深入荒山野岭和古刹老庙,寻访、搜集、拓印、整理、研究古代石刻,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先后出版了《山右石刻丛编分域目录》、《晋祠之铭并序》释注、《闲说晋国三晋及其文化》以及即将出版的这本遗稿《司马光神道碑释注》等书籍。为我们留下了一批可贵的研究成果和文化遗产。



编者的话

《司马公神道碑释注》是刘舒侠同志一部遗稿。

作者生前是山西石刻研究会名誉会长，三晋文化研究会创始人之一。刘舒侠同志晚年不顾年高体病，跋山涉水、寻幽访古，调查研究，带领工作人员拓碑六百余通。并在此基础上，他潜心钻研石刻学术，先后出版了《晋祠之铭并序注释》、《山右石刻丛编分域目录》、《山西遗存七帝王书法石刻》、《皇帝吊殷比干文》等石刻研究著作，为党的文物事业，为弘扬三晋文化作出了贡献。

《司马公神道碑释注》一书中，作者应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对碑文中的北宋王安石变法这

一历史事件和司马光的关系作了较详细的剖析，介绍了宋代官制体制、礼仪典章、风物事迹等历史知识，是研究北宋历史不可多得的材料，颇具学术价值。

刘舒侠同志逝世一周年之际，在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崔光祖同志、省委宣传部部长申维辰同志的深切关注和鼎力帮助下，这部书稿得以出版面世。三晋文化研究会刘贯文同志、张捷夫同志对书稿进行了审校，并提出了很好的修改意见。李晓强、王法新两同志也为书稿的整理、校订做了大量辛苦的工作，在此一并致以深深的谢意。

编者

二〇〇二年八月十八日



(碑 额)



宋政正議大夫守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四千一百戶實封食邑三百戶賜紫金
 贈太師建封溫國公諱文正司馬公神運碑
 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上騎都尉武功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
 上即位之三年 朝廷清明百揆時敘民安其生風俗一變異時薄夫鄙人皆洗心易德穆為忠厚人
 自重恥言人過中國無事四夷稽首請命惟西夏人叛服不常懷毒自疑數入為寇 上命諸將
 兵不戰示以形勢不數月生致大首領恩章青望結 閣下夏人數十萬寇淫原至鎮戎城下五日無所
 得一夕進去而西尾元祐聲庭以其族萬人來降黃河始決曹村既第空手復決小吳橫流五年朔方騷然
 而今歲之秋積雨弥月河不大溢及冬水入地益深有北流赴海遠為舊迹之勢凡 上所欲不求而
 獲而其所惡不度而去天下曉然知天意與 上合庶幾復見至治之成家給人足刑措不用如成平
 葉德聞也或以問臣狀 上與 太皇太后安所施設而及此臣竊對曰在易大有上九自天祐
 之吉無不利孔子曰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順又以為賢也是以自天祐之吉無不
 利今 二聖躬信順以先天下而用司馬公以經天下士應是三德矣且以臣觀之公仁人也天相之
 矣何以知其然也曰公以文章名於世而以忠義自結 人主 朝廷知以臣觀之公仁人也天相之
 之士大夫知之可也農商走卒何自而知之中國知之可也九夷八蠻何自而知之方其退居於洛陽然如顏子
 之在陋巷晏然如屈原之在陳澤其與民相忘也久矣而名震天下如雷霆如河漢如家至而日見之聞其
 名者雖愚無不知如婦人德子勇悍難化如軍伍失歡以至於叛邪小人雖忍其害已仇而疾之者莫不欲
 殺之

(原碑正面)

宋故正議大夫守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四千一百戶食實封壹仟伍伯
贈太師建封溫國公諡文正司馬公神運碑

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上騎都尉武功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
魚袋臣蘇軾奉

上即位之三年 朝廷清明百揆時叙民安其生風俗一變異時薄夫鄙人皆洗心易德務為忠厚人

自重恥言人過中國無事四夷稽首請命惟西寇夏人叛服不常懷毒自疑數入為寇 上命諸將拱

兵不戰示以形勢不數月生致大首領鬼章青宜結 關下夏人數十萬寇注原至鎮戎城下五日無所

得一夕遁去而西寇元征聲延以其族萬人來降黃河始決曹村既築壘平復決小吳橫流五年朔方騷然

而今歲之秋積雨弥月河不大溢及冬水入地益深有北流赴海復為舊迹之勢凡 上所欲不求而

獲而其所惡不虞而玄天下曉然知天意與 上合庶幾復見至治之成家給人足刑措不用如成平

景德間也或以問臣軾 上與 太皇太后安所施設而及此臣軾對曰在易大有上九自天祐

之吉無不利孔子曰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是以自天祐之吉無不

利今 二聖躬信順以先天下而用司馬公以致天下士應是三德矣且以臣觀之公仁人也天相之

矣何以知其然也曰公以文章名於世而以忠義自結 人主 朝廷知之可也四方之人何自知

之士大夫知之可也農商走卒何自知之中國知之可也九夷八蠻何自知之方其退居於洛眇然如顏子

之在陋巷然如屈原之在陂澤其與民相忘也久矣而名震天下如雷霆如河漢如家至而日見之聞其

名者雖愚無知如婦人孺子勇悍難化如軍伍夷狄以至於姦邪小人雖惡其害已仇而疾之者莫不歛衽

(原碑之一)

變色嗟太息成至於流涕也元豐之末臣自登州入朝過八州以至京師民知其與公善也所
 在數千人聚而號呼於馬首曰寄謝司馬丞相慎毋去也。朝廷厚自愛以活百姓如是者蓋千餘里不絕
 至京師聞士大夫言公初入朝與吾使至虜中者庸必問公起居而遣人報其邊吏曰中國相司馬矣慎毋生
 洛遠人夏人遣使入朝與吾使至虜中者庸必問公起居而遣人報其邊吏曰中國相司馬矣慎毋生
 事開邊隙其後公薨京師之民罷市而往弔弔衣以致奠巷哭以過車者蓋以千萬數上命戶
 部侍郎趙瞻內侍省押班馮宗道護其喪歸葬瞻等既還皆言民哭公哀甚如哭其私親四方未會葬者蓋
 數萬人而嶺南封州父老相率致祭且作佛事以薦公者其詞尤哀炷燭於手頃以送公葬者凡百餘人而
 畫像以祠公者天下皆是也此豈人力也哉天相之也足夫而能動天亦必有道矣非至誠一德其孰能使
 之記曰惟天下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則
 可以贊天地之化育矣書曰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又曰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或
 以千金與人而人不喜故以一言使人而人死之者誠與不誠故也稽天之潦不能終朝而一綫之溜可以
 達石者一與不一故也誠而一古之聖人不能加毫末於此矣而況公乎故臣論公之德至於感人心動天
 地巍然如此而蔽之以二言曰誠曰一公諱光字君實其先河內人晉安平獻王孚之後王之裔孫征東大
 將軍陽始華今陝州夏縣涑水鄉子孫因家焉曾祖諱政以五代衰亂不仕贈太子太保祖諱煥舉進士試
 祕書省校書郎終於耀州富平縣令贈太子太傅考諱池寶元慶歷間名臣終於兵部郎中天章閣待制贈
 太師溫國公曾祖妣韓氏祖妣皇父氏妣蕭氏皆封溫國太夫人公始以進士甲科事仁宗皇帝至
 天章閣待制知諫院始贊大議乞立宗子為後以安宗廟宰相韓琦等因其言遂定大計事

(原碑之二)

英宗皇帝為諫議大夫龍圖閣直學士論陝西刺義勇為民惠及內侍任守忠奏乞新以謝天可守忠竟
以諫死又論濮安懿王當準先朝封贈期親尊屬故事天下義之喪神宗皇帝為翰林
學士御史中丞西戎部將寇名山欲以橫山之衆洛公極論其不可納後必為邊患已而果然勸
不受尊號萬世法及王安石為相行青苗助役農田水利謂之新法公首言其害身爭之嘗時士
大夫不附安石言新法不便者皆倚公為重帝以公為樞密副使公必言不行不與命乃以為端明
殿學士出知永興軍遂以留司御史臺及提舉崇福宮退居於洛十有五年及上即位
太后攝政起公為門下侍郎遷正議大夫遂拜左僕射公首更詔書以開言路分別邪正進退其甚者
十餘人旋罷保甲保馬市易及諸道新行鹽鐵茶法最後遂罷助役青苗方議取士擇宗令監司以養民期
於富而教之凜二嚮至治矣而公卧病以元祐元年九月丙辰朔薨于位享年六十八太皇太后聞
之慟上亦感涕不已時方祀明堂禮成不賀二聖皆臨其喪哭之哀甚輟視朝贈太師溫國
公謚以一品禮服謚曰文正官其親屬十人公與張氏禮部尚書存之女封清河郡君先公卒追封溫國夫
人子三人童唐皆早亡康今為祕書省校書郎孫二人植桓皆承奉郎以元祐二年正月辛酉葬于陵之
縣凍水南原之晁村上以御篆表其墓道曰忠清粹德之碑而其文以命臣載臣蓋嘗為公行狀而
端明殿學士范鎮取以志其墓矣故其詳不復再見而獨論其大方議者徒見上與太皇太
后進公之速用公之盡而不知神宗皇帝知公之深也自士庶人至于卿大夫相與為賓師朋友道
足以相信而權不足以相休戚然猶同己則親之異己則疎之未有間過而喜受而不怒者也而況於君
臣之間乎方熙寧中朝廷政事與公所言無一不相違者書數十上皆盡言不諱蓋自諍以下所不能

(原碑之三)

堪而 先帝安受之非特不怒而已乃欲以為左右輔弼之臣至為敘其所著書讀之於途英閣不深
知公而能如是乎 二聖之知公也知之於既同而 先帝之知公也知之於方異故曰必
先帝為難昔廢神武皇帝寢疾告其子世宗曰侯景專制河南十四年矣諸將皆莫能敵惟慕容紹宗可以
制之我故不貴留以遺汝而唐太宗亦謂高宗汝於李勣無恩我今責出之汝當授以僕射乃出勣為營州
都督夫亦神武唐太宗雖味足以比隆 先帝而紹宗與勣亦非公之流然古之人君所以為其子孫
長計遠慮者類皆如此寧其身不受知人之名而使其子專掌得賢之利 先帝知公如此而卒不盡
用安知其意不出於此乎臣既書其事乃拜手稽首而作詩曰
於皇上帝 子惠我民 孰堪顧天 惟聖與仁 聖子受命 執左右之
如堯之初 神母詔之 匪亟匪徐 聖神無心 大師溫公 公來自西
民自擇相 我興授之 其相惟何 如渴赴泉 孰不見公 莫如我先
一馬二童 萬人環之 公亦無我 我耕于野 公如麟鳳 疾病半之
二聖忘己 惟公是式 爾費于途 時不可失 為政一年 識公于微
既相司馬 我後子先 雄校率服 如公子嬰 薦于清廟 神考之功
四夷來同 薦于清廟 神考之功

山東明倫堂廂山縣

玉冊官王王確奉

聖旨摹刻

(原碑之四)





司馬公神道碑

碑文

宋故正議大夫，守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上柱國，河內郡開

國公，食邑四千一百戶，食實封一千五百戶，贈太師，追封溫國

公，謚文正。司馬公神道碑

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上騎都尉，武功縣開國

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臣蘇軾奉敕撰並書

上即位之三年〔一〕，朝廷清明，百揆時叙〔二〕，民安其生，風

俗一變。異時薄夫鄙人，皆洗心易德〔五〕，務爲忠厚，人人自重，

耻言人過。中國無事，四夷稽首請命〔六〕。惟西羌夏人〔七〕，叛服不常，懷毒自疑，數入爲寇。上命諸將按兵不戰，示以形勢。不數月，生致大首領鬼章青宜結闕下〔八〕。夏人數十萬寇涇原〔九〕，至鎮戎城下〔十〕，五日無所得，一夕遁去。而西羌兀征聲延以其族萬人來降。黃河始決曹村，旣築靈平，復決小吳，橫流五年〔十一〕，朔方騷然〔十二〕。而今歲之秋，積雨彌月，河不大溢。及冬，水入地益深，有北流赴海，復禹舊迹之勢〔十三〕。凡上所欲，不求而獲，而其所惡，不麾而去。天下曉然知天意與上合，庶幾復見至治之成，家給人足，刑措不用，如咸平、景德間也〔十四〕。

或以問臣軾：『上與太皇太后安所施設而及此？』臣軾對曰：『在《易》』「大有上九，自天祐之。吉，無不利。」孔子曰：「天之

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是以自天祐之。吉，無不利。」^{〔十五〕}今二聖躬信順以天下^{〔十六〕}，而用司馬公以致天下士，應是三德矣^{〔十七〕}。且以臣觀之，公，仁人也^{〔十八〕}，天相之矣。」『何以知其然也？』曰：『公以文章名于世，而以忠義自結人主。朝廷知之可也，四方之人何自知之？士大夫知之可也，農商走卒何自知之。中國知之可也，九夷八蠻何自知之。方其退居于洛^{〔十九〕}，眇然如顏子之在陋巷^{〔二十〕}，累然如屈原之在陂澤^{〔二十一〕}，其與民相忘也久矣。而名震天下如雷霆，如河漢，如家至而日見之。聞其名者，雖遇無知如婦人孺子，勇悍難化如軍伍夷狄，以至於奸邪小人，雖惡其害已仇而疾之者，莫不斂衽變色，咨嗟太息，或至於流涕也。

元豐之末^{〔二十二〕}，臣自登州入朝，過八州以至京師，民知其與公善也^{〔二十三〕}，所在數千人，聚而號乎于馬首曰：『寄謝司馬丞相，慎勿去朝廷^{〔二十四〕}，厚自愛以活百姓。』如是者，蓋千餘里不絕。至京師，聞士大夫言，公初入朝^{〔二十五〕}，民擁其馬，至不得行。衛士見公，擊跽流涕者，不可勝數。公懼而歸洛。遼人^{〔二十六〕}、夏人遣使入朝，與吾使至虜中者，虜必問公起居^{〔二十七〕}，而遼人敕其邊吏曰：『中國相司馬矣，慎勿生事開邊隙^{〔二十八〕}。』

其後公薨，京師之民罷市而往吊，粥衣以致奠^{〔二十九〕}，巷哭以過車者，蓋以千萬數。上命戶部侍郎趙瞻、內侍省押班馮宗道，護其喪歸葬。瞻等既還，皆言民哭公哀甚，如哭其私親。四方來會葬者，蓋數萬人。而嶺南封州父老^{〔三十〕}相率致祭，且作佛事以